中华古籍保护

困學紀聞卷之六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春秋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

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覇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爲作與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爲經傳所記

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

少隨程

若璩按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前已然年有四時不可偏廢四字以為出子故文錯互耳至春秋二字乎此皆丟人特筆耳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 東萊集解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録昺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即立或言中立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

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歳詩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議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東萊集解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録昜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即立或言中立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

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剌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胡文定謂以物求平恐不然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閔因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脩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豊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

若璩按三礼二字疑不可曉及覈思似是脩為二字质諸公羊傳疏数層因自咲曰刪郘亡日思複書更是一適 墨子曰吾見百国春秋

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胡文定謂以物求平恐不然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脩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

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出奔衛此崔杼弒其君之始也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惡於未萌必謹其微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止齋後傳曰之朱文公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閭

尚有史、況一國乎、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内史友、則諸侯有史矣、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筭不入食法、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若璩按、皆頻食、此理所必無、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一[illegible]、[illegible]、余嘗言、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必有某公某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有為八月癸巳朔者、脱其間于彼而錯其間于此、事固有一理、或一[illegible]九[illegible]以為然

[illegible]日、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

若璩按、成王[illegible]有史有典[illegible]春秋[illegible]制也

[illegible]

二年書夏五月而闕[illegible]

[illegible]月而不繫之一夏

若璩按、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為三十[illegible]、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為二[illegible]、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為七[illegible]、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為[illegible]、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应閏而閏、先時[illegible]、隱公三年、桓公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三十年、日[illegible]、有以前月作後月、应閏而不閏、後時[illegible]、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illegible]、僖公十五年五月[illegible]交[illegible]四月[illegible]、[illegible]時月[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蓋失其官[illegible]、[illegible]自古未有[illegible]于春秋一[illegible]世[illegible]、[illegible]秋[illegible]書也、衛朴以莊公十八年三月食不入食法、不知[illegible]五月壬子朔[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五為三[illegible]也、詳見余[illegible]

[illegible]子孫[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史公自序聞之董生

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

尚有史、況一國乎、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内史友、則諸侯有史矣、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筭不入食法、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十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孟子題辭、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為妄

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欒大是也愚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說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

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蟘
爾雅食葉蟘音特爾雅蟿臚鼅郭璞注蟿即負盤臭蟲劉歆曰負蠜誤矣江休復雜志惠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蟿處淵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蠜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
卽顏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
於僖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
德衰矣若璩按袁甫傳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此何休著也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
衰鉞一時黨猶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
錮慕其流芳也我朝鑴工之微不肯附名黨
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
俗之機乎若璩按舊說安民李仁父長編作李姓余親至西安碑林中見之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
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仲子之賵宰書其名成風之賵王不書天正三
綱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
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
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

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以為日相命非正也
止齊亦以為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
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齊衛胥命此
霸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霜
凝冰堅其來漸矣

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大雩二
十一皆在午未甲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
公之時兵權在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
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
之曰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
尚未亡即以為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
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

春
秋三書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須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
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
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
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為變甚
於彗矣（齊有彗星見於傳、而經不書、）

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事
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晋文之將
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晋三大夫之
命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
感天地為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
甚可畏也、
晋自武獻以來、以詐力疆其國、故傳曰晋人虎
狼也、晋人無信、晋所以覇、師武臣力也、春秋
書晋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晋士匄帥師侵
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
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剥
之上九、一陽猶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
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晋也、通越
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
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
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
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

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亦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丘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丘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者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檉、二年、三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牡丘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犒師之詞

云爾。李氏詔世紀云：桓公會于邇三川，盟于加王人。文公會畿内，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若璩按今繁露例兩作辭）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盟，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吉，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陸農師稱之。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攻媿（按攻媿樓鑰号）謂真得夫子心法。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十卷），今僅見三事而已。御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為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鹽鐵論文學）

云爾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于適三川盟下
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虒矣桓公寧不衍
鄭不納子華懼其奔臣柳君文公則為元咺
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不明論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盟無傳而著又曰易
無達吉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陸農師稱之
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攻媿（按攻媿樓鑰号）
謂真得夫子心法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
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
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
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十卷）
今僅見三事所已御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
孔季彥斷梁人之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
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
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
者也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
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為
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
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鹽鐵論文學）

呂步舒矣
而見戮。若璩按文學曰当作丞相史曰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然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桓以許田賂鄭宣以濟西田賂齊身為不義而以賂免取郜鼎納莒僕寶玉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流之敝貨荐賄而昭公不入矣竊寶弓而盜臣肆行矣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

三叛人以邑來知利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饜之戒

公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其簡如是而猶傳於大國史不絕書尊卑之分不明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魯為有道之國道焉在哉

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此始立名之

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
故稱入焉書吳入郢楚昭亡奔猶有君也申
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
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
税畝焉故皆書曰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
時初租禾初爲賦取法乎春秋

陳同甫春秋劉辟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
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
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
來盟曰諸侯以國事爲家事聖人以國事爲
王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曰不
能大復國於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
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幣
大夫宗婦覿用幣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
而遂廢夫婦之常禮不以疆弱而有加鄭伯
逃歸不盟鄭伯亡盟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
舉動無異於匹夫宋公會于孟戰于泓曰與
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
翟泉晉人秦人圍鄭曰銳於伐諸侯者必亡

時而怙工於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曰避危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遂城虎牢戍鄭、虎牢曰公共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杞城成周、曰大夫之於諸侯不目、雖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其發明經旨簡而當、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晉乘楚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示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廣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遷書皆用此說、通鑑謂五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

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以覇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邵子於五伯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

若璩按杜註五伯本服虔未見毛詩疏以三代之五伯也

錫桓公命、奚成風王、不書天、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明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倫、其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而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而孝悌行矣、書仲子戕亂而綱常立矣、書郜鼎、衛寶、而義利判矣、書遇于清、會于稷、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昭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

若璩按宝慶理宗初即位乙酉改元之臣謂史彌遠

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為首、其有感于寶慶之事乎、懍懍焉春秋之法也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疆臣

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以累
爲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邵子於五伯取
秦穆晉文齊桓楚莊、若璩按杜註五伯本服虔未見毛詩疏此三代之五伯也
錫桓公命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
冬二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
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
子謂盡性之書、明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倫、其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而
爲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
克段許止、而孝悌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
立矣、書郜鼎衛寶、而義利辨矣、書遂于清會
于稷、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昭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
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
弗許、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
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眞文忠文章正宗、以此
篇爲首、其有感于寶慶之際乎、懍懍焉春秋
之法也、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
惡、穀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疆臣

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矣、詩禮發冢考、
也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筆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將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䘏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彊、而福威之柄移也、作廿六點字、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陸之龄、夕、淳夫用

若璩按、初吳兢撰国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則天皇后進以強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以年繫皇帝、不以曰廬陵王、睿宗在先天前、天命未集、以臨大寶、于道未名、宜曰相王、未嘗為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廟序為帝紀、孝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居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謂不智也、高后稱制、猶有二孫、呂氏漢得是以正其統、命事附彥、惠已殁、子非劉氏、不紀呂后者、非與哉、以此狀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号名中宗、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乃為二紀、昔魯昭公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義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理殺亂、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內之冊廟、而后不名、不易今號、祔陵祀廟皆以后禮、而猶繞于帝号、有乖[illegible]不時、正史先為后紀、是才慕以為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今唐書則帝紀后傳兩出、則史臣之意各有旁見焉

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諸侯雩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

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

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矣詩禮發冢者也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筆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弑而賞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弑而細故是卹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彊而福威之柄移也下共四[illegible]字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之類也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為此例蓋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不熟者歟朱文公詩以為范太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諸侯雩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

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

大變也有鷄澤之盟而後有湨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鄄之會魯不至及幽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薳啓疆之召而後如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興國不平西周所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八佾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僭諸侯矣

左氏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

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
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
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
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
晁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
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
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
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
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縕之言也左
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

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
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閣束
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
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
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
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為春秋學餘二十年館閣書目以為依託）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學
立而復廢賈逵以為明劉氏之為堯後始得

立、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為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麓崩為祥、釋氏之熾、以恒星不見為証、蓋有作偽者矣、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一作蘊）愚嘗攷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眾、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

若璩按文美亦不得先謚金仁山謂特謚為文必有秀慧之質是雖之才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東方曼倩杜元凱皆用之、

老泉謚論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愚按魯惠公聲子已有謚、在春秋之初、

眾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

至士二八、則每佾八人、杜預言天子六十四
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
以杜注爲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
八人爲列、降殺以兩、減其二列、爾預以爲一
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劉原
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
儀、若璩按今宋書樂志故不以八人爲列人誤作八列誤作例王氏所引尤本尚古

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曰
吾爲子口隱矣、荀子周公曰成王之爲叔父
穆天子傳亦云穆滿皆生不稱謚、記事之失
也、以上五條係補入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成鱄言武

若璩按顧寧人歷引生而稱謚如魯昔[illegible]乾国謂子叔聲伯一子何故以成叔之邑以成爲謚
不知下文稱昔成氏晉語稱昔成邾子左傳昔成邾傲宵丹曰昔成宗甚之鄉乃以[illegible]立一邑名

而同姓五十五與此同荀子謂周公立七十
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漢表謂周封國八
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元年詔謂周之
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今以成鱄之言爲
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
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
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沐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原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為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傳議貶繁恐未為篤論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觀魏受禪碑唐六臣傳利留而樂亡者有矣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蓋皆言忠不顓於事君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以下卅八字係汪當夫行書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

通鑑外紀目録云杜預長歷凡造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亦

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
諸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且有
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
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羲叟起漢
元以來為長歷、通鑑目録用之、

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
失矣、不可以訓、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
之、書蜀漢寇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寇梁、而讀

若璩按春秋長歷論止有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二語是

晉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杜氏以冀亭為冀國、當考之、東漢西羌傳、渭
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
郡之冀縣也、入顛軨者蓋冀戎、前此虢公敗大戎于渭內蓋亦渭首之戎、但秦之縣冀在晉假道於虞之前、或其餘種也、晉自有冀邑、冀缺為卿、復與之冀。若璩按杜註冀即晉之冀亭最是王氏以為漢冀縣則今伏羌縣也距虞千有餘里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
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樂子樂則生矣之
生同、温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
為活、其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
文公謂此說好

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
諸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
不在其月則改昜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
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羲叟起漢
元以来為長歷通鑑目録用之

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
失矣不可以訓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
之書蜀漢寇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寇梁而讀
史管見非之況天子之於臣乎

晉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杜氏以冀亭為冀國當考之東漢西羌傳渭
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
郡之冀縣也入顛軨者蓋冀戎前此虢公敗犬戎于渭內
蓋亦渭首之戎但秦之縣冀在晉假道於虞之前以其餘種也晉自有冀邑
冀缺為卿復與之冀。若璩按杜註冀即晉之冀亭最是王氏以為漢冀縣則今伏羌縣也距虞千有餘里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
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子樂則生矣之
生同溫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
為活其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
文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鯀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

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貧而有恥、劉道原、陳無己有焉、（若璩按富而能臣見定之十三年注能執臣禮）

楚有夏州、以夷變夏、（若璩按楚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夏氏也）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無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于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伯之戒、亦未免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〻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息焉則汝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鯀之子也父死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鯀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

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亦正而能貧亦有恥劉道原陳無已有焉若璩按富而能臣見定之十三年注能執臣禮

楚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無禁林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于此呂氏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伯之戒亦未免

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襄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此即趙襄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議太子服云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飾經舞禮不可以訓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權詐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哉

西陸朝覿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

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下雅西陸昴也劉炫云鄭為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以為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為心三月見東方朱文公從鄭說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孟子注引

苑宣子豫焉苑字誤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陸淳又以為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

[illegible]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

若璩按孫盛謂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謚自昔疑是也何此曉告虔頃以宗槧不全左傳恰有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事杜注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之校亘此來生而字云太昭又尤協似勝王氏所擬之本王氏本与王崇今日同余握手嘆曰若果未死賜謚是孫由事犯礼也杜当以為譏不名云終言之一字之增何啻霄壤宋槧本真寶也

吞是日國[illegible]

擾龍宗豈其苗裔歟

甯殖愧諸侯之策賈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揜也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劉炫云鄭為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以為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為心三月見東方朱文公從鄭說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孟子注引苑宣子豫爲苑字誤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陸淳又以為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卜其貪生猶死不知分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謚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

蔡墨曰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豈其苗裔歟

寗殖愧諸侯之策賈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揜也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辭

受庶幾乎無欲矣

僑不以防怨爲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

以分過爲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李

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刑行罰以威行之朞

年遂劫其君愚按襄九年宋樂喜爲司城以

爲政即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

賢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

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戰國策謂忠臣令誹

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善而民非之

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即

左氏[illegible]之司城[illegible]也宋無兩子

若璩按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兩載司城子罕詔宋君曰慶賞賜予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與田常弟兒似屠注同然王氏竟未讀此

之言而已墨翟漢書作子韋顔注以子冉

爲子罕皆所未詳

臧文仲廢六關家語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

以稅行者故爲不仁

氣志有文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

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

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萇叔為違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是夷狄可以猾夏亂華也趙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弘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乃長衛侯於盟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矣五月盟于皐鼬不序諸侯絕無長衛之文

傳未足信也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

若璟按盟与会不同盟較会了然為重傳固云乃長衛侯于盟非会之会在召陵蔡固在衛上盟在皐鼬衛則在蔡上異地復占争王氏于此於狀未精

与重世族故旦

文遲祀帝也辯亡論

旋皇輿於夷庚注引□□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林成已奏

可以言天者理而已以萇叔為違天是人
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是
夷狄可以猾夏亂華也趙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弘也自昔聖賢不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劉

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
侯使祝佗私於萇弘乃長衛侯於盟考之春
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
矣五月盟于皐鼬不序諸侯無紀衛之文

傳未足信也

韓

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
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
為司寇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

文

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
旋皇輿於夷庚注引繁欽綖感吳人以舡檝
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古藏東之所愚按
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
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林氏已來

秋論謂孟門即孟津、誤矣、晋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于水經注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乃文靖於李宸妃之喪、其意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若璩按鄭氏註檀弓亦云名拔或作發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斯人歟、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為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

若璩按胡朏明曰唐文城郡即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地無冂則近朔穀杜註以為晉隘道似文城河中之石槽山也余尚有雖指冀州壷口下辨其之詳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近齋引熙寧八年舊弼韓冨之三公之對、愚攻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以接事、信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見正義攻媿之言本此、嘉祐

秋論謂孟門即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于水經注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乃文靖於李宸妃之喪、其意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拔蓋傳寫之誤（若璩按、鄭氏註檀弓亦云名拔、或作發）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斯人歟、宋語林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為右、有若與微虎之胥攻、則顏高以挽彊名、無足怪也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舊弼韓冨之三公之對、愚攻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以接事、信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見正義）攻媿之言本此、嘉

庚子愚試冑闈王圖南發策亦用此二語。若璩按王氏淳祐元年辛丑進士前一年爲嘉熙四年庚子故曰試国子監也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亦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魏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真文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矣若璩按靡于后羿被殺後始奔有鬲氏故曰曾事羿註非無因

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突志以正君臣

之分、
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
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
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
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衆作長
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
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魏
鍾繇謂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艮八之占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
寘德於遂遂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
焉韋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鄭
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
為舜後虞思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
思也若璩按金仁山前編亦謂舜出于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之說頗是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𨛬會稽山
一曰九江當𨛬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
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
國有禹虛蘇鶚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

以淮南塗流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服與呂氏春秋云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王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說文云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王也下與文同說其即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縱女祁之惡信子鞅之讒驅逐欒盈幾危晉國忝厥祖矣再傳而告射亡宜哉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子贛之責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哉

猶秉周禮齊猶有禮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為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亦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年此乃韓獻子之言

劉勰辨騷班固以爲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列子載隨會知政群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錯凡諸子紀事若此者衆說苑載祁奚救叔向以欒盈爲樂逵范宣子爲桓子皆誤

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若璩按曹魏時博士張融難王肅亦以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者又前于預）

若璩按史記欒盈亦作欒逞避惠帝諱也欒逵之字如欒逞傳寫之訛非說苑本然

王氏偽未與勅之及此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illegible]孔注謂不可按據士錄引正觀勅以[illegible]五胡之亂學士多有譌中國經行漫徵今以六朝舊本爲[illegible]

楨當遠及略

若璩按東坡石鐘山記魏獻子之歌鐘也獻當作莊　何屺瞻曰東坡之誤用事有自理者有自古人之誤而亦誤者如晉問作魏絳乃出於經注非不記左傳故以示博此又一例也

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
成六年此乃韓獻子之言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
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
所云謂劉安說耳
列子載隨會知政群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
色皆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
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齵凡諸子紀事若
此者衆說苑載祁奚赦叔向以欒盈為樂達
范宣子為桓子皆誤

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
於杜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
端乃杜預也 若璩按曹魏時博士張融難王肅亦以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者又前于預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咸榮緒梁岑之敬所
校左傳諸儒引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
鎬引正觀勑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
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以六朝舊本為
證持以詰維維不能對苑見說太平興國中校
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
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

授、皆有訓説，豈可冐臆塗竄，以合詞章。見晏元獻公書

觀鎬熈之言，則經史校讐，不可以臆見定也。若璩按齊武帝賜晉安王子懋以杜預手所定左傳，梁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真本漢書，此二書當更奇。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議論殊異。呂成公博議論子使史駢送賈季帑，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公孫敖二子及續説，則謂二子有君道，趙宣議非是。可以見進德脩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睢、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

若璩按戰國策三晉既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是成臯不待鄭亡而久入晉矣。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此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而敬嬴事襄仲，斉八家法不脩，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風化猶徽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

授、皆有訓說、豈可胷臆塗竄、以合詞章、見晏元獻公書觀鍋熈之言、則經史校讐、亦不可以臆見定也、若璩按、晉武帝賜晉安王子懋以杜預手所定左傳、梁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真本漢書、此二書當更奇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議論曼殊、呂成公博議論子使史駢送賈季帑、則謂宣子有君道、趙宣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脩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虢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而敬嬴事襄仲、魯家法不脩、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風化猶徽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

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出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夷狄皆無諱、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地、出顏氏家訓

河圖曰、崐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故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勸曹操迎獻帝、彧之言曰、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豈誠於為義者、故曰譎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非也、辰羸之事、閨內之法安在哉、詩於衛風、木瓜猶美齊[illegible]而言（唐）風、不錄晉

若璩按孔疏引熊氏曰、石字誤、當作名字、蓋大夫有名惡者、謂有惡、非石惡也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聞、先儒謂召平高於四皓、申屠蟠賢於郭

若璩按漢書武帝紀贊曰興太學

邵子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

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
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出禮注、云、生者不
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
秋不非、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
父之名、周制方諱、（夷狄皆無諱）漢宣帝詔曰、古天
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
諱矣、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地、出顏氏家訓
河
河圖曰、崐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
河、故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或以此勸曹操迎
獻帝、（彧之言曰、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豈誠於為義者、故
曰譎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内
失之乎境外、非也、辰嬴之事、閨内之法安在
哉、詩於衛風、木瓜猶美齊、一見而言（唐）風、不録晉
文、亦以是夫、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潛也、名不
可得聞、先儒謂、召平高於四皓、申屠蟠賢於郭
泰、
邵子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

誓。胡文定謂文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辠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此雖大禹之泣辠無以過。以此坊民猶有立威於棄灰者。若璩按嘗謂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楚共王曰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為万世法

楚之興也。篳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而已

樂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劉貢父詩云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絶。顧夷義訓唐梁志在儒家

若璩按張睢陽語以為郭璞嘗過顔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勞蓍龜皆理學精言 甲子歲按通鑑作含孫瑚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守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崔杼弑太史。將以蓋弑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卯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

誓、胡文定謂文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
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
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
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此雖
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坊民、猶有立威於
棄灰者、若璩按嘗謂秦穆公曰其君是忠其民何罪楚共王自其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諱也則忠大抵二君之言可為万世法
楚之興也、篳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
興衰、視其儉侈而已、
欒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
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

皆然、劉貢父詩云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
於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勇、
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顧夷義訓唐梁志在儒家
丘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繆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
盟其名不列、馬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偽出
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殺君之惡、而其惡益
著、馬推此類言之、可見謹衆之法求名非謂
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卻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

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張邪陽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畏而能自脩者也雖晉之彊能違天乎急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於冦萊

公曰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讐國所託也則隱斯言也蓋有聞於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於李斯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卻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仇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語見吳韓

王成之仇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志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

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棼冒勃蘇贏糧潜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鶴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左氏作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棼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蚡冒之裔楚之同姓歟淮南脩務訓云申包胥贏粮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獵蒙籠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

於楚庭鶴時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戌也戌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閑包胥之風而師法之歟

知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竈言鄭之將火或中或否子産謂焉知天道梓慎言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亦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

鉏麑之於趙宣子沫讓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至矣商君戴甲操戟李林甫重閑複壁不亦愚乎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官之職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内史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為日官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秘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中熒惑入斗同脩國史李燾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

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氐祕書丞蔣繼周言氐
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災
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
言自景定後枋臣欲抹殺災異三舘遂不復
知甲子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
蔽可見壬申地生毛明年入襄陽災異其可
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
叔輒所以哭日食也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
乾谿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
求王者必喪其霸 若璩按理宗在位三十六年庚申改元

按景定五年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
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

按倂臣謂賈似道

晉文所以霸也有大叔儀有母弟鱄衛獻所
以入也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

若璩按馬貴與言古太史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按其時象緯
有變而紀錄未遂

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

按度宗咸淳八年

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
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
有宮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窺

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氐祕書丞蔣繼周言氐者郎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災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録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後枋臣欲抹殺災異三舘遂不復知甲子彗星宫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地生毛明年入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

叔輒所以哭日食也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谿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若璩按理宗在位三十六年庚申改元

擬景定五年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有大叔儀有母弟鱄衛獻所以入也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媮也曰子無論謂秦無人

擬度宗甲戌咸淳十年

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宫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窺

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縣則曰猶為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為盛衰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訓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敎入矣

若璩按劉輔諫成帝不宜立趙倢伃爲后棧潛諫文帝不宜立郭貴嬪爲后

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

夫差之報越其志狀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兖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況吳乎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

若璩按奔楚爲魯昭公二十六年事左傳極〻後

子朝以典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

若璩按楚昭王失國狄穀蒙穀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中昭王反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典籍之力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弈觀

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縣、則曰猶為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為盛衰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詗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淼矣、

宗人釁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

夫差之報越其志狀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先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況吳乎、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馬、口刃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

若璩按奔楚爲魯昭公二十六年事左傳桓公後

子朝以典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

若璩按楚昭王失国狀頗蒙穀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于雲夢中昭王反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典之籍之力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弈觀

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郊之後晉自蕭魚之後精神景象非昔矣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文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𡧊魯作𢀖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録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公蒼家亦有功於

若璩按孟卿孫文勝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美故以為名而字文勝陸務觀云

是為魯詩經典序録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

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

若璩按馬公驌曰使孔子請討而得之從大夫曰有陳恒弑其君壬公我有救陳恒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請而不得春秋不得復書矣春秋之作以孔子及賊子乎故其不作亦以孔子及賊子之故耶

為辭又以五十矣

為東皆與荀子同

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
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
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
蕭魚之後精神景象非昔矣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
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文記載夫子
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
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
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㐺魯作
㐲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録云虞
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
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以蒼家亦有功於
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
是為魯詩經典序録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
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
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授其學也毛詩傳以平平
為辭治又以五十矢為東皆與荀子同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革君心者必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弘正邪雖殊而啓武帝之侈心則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爲戇朱游爲狂晉士習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爲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爲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于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簒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袪芋尹無宇之斷旌其讎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遺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

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遂子馮是也、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

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國語之雍子之為與傳不同、傅玄云國語非丘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葉少緼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王荊公以為六國時人、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鄭漁仲云左氏世為楚史、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

茂環按謂荀林父新從政在本月范鞅新從政僅十日新字當確

……不及傳之精也、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見魯語……

博古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

茂環按貴楚望出極稀以左氏為楚人之由並指叔向楚一之事錯云向多与晉而抑楚是也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宗伯、畢陽實送州犁于荊、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薳子馮是也、吿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豕乎、

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國語之雍子之為與傳不同傳云云國語非丘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葉少緼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王荊公以為六國時人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鄭漁仲云左氏世為楚史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宗伯、畢陽實送州犁于荊、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戰國策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知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韓非子同云更其族〕知過即智果也二說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愁也離畔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襄十三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歎鳴玉以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歎考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為公子圍以歎為武之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

考證按子產[illegible]左傳[illegible]致堂上[illegible]

僑〔子產之子始為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鄭語依疇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經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士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

晋語知宣子將以瑶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戰國策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知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韓非子同云更其族知過即智果也二說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愁也離畔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襄三十年楚公子圍至晋晋趙武子勸鳴玉以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晋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趙考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為公子圍以勸為武之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乃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子產之子始為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鄭語依疇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經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士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

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按下文前華後河則上文當作華

晉語竇犨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嘆索隱云鳴犢竇犨字通鑑外記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犨對簡子誤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

若璩按東坡續楚語論即東坡非非國語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大叔九言論語一言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illegible]

若璩按[illegible]證致精未嘗以反以鄭注華字譏之矣 何屺瞻曰明道本前華後河正作華

子曰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

嘉定若璩按寧宗嘉定十四年戊辰吳分真文忠

若璩按戰國策匡倩三言而已矣蓋一言匡倩是古以一字為一言不為此又按唐[illegible]以 曰論語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亦以一字為一言是論語已有兩例也

[illegible]二得民而不任五星之

臨吳

在密縣栝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按下文前華後河則上文當作華

晋語竇犨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将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嘆索隱云鳴犢犨字通鑑外記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犨對簡子誤也

江端禮嘗病栁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大叔九言論語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来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呉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晋之郤敵以将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呉

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傳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録其制一

若璩按呂覽君守謂趙簡子曰毅毅而上通其忍詬 說苑上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内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

若璩按史戲謂韓信注屈于市ゝ少年亦謂屈于郡ゝ亦豪傑淮陰人備能忍辱可以一辱 即

辛伯之諗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桓之心 若璩按与論衡爲周王氏所釋精矣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常君子得福爲常而小人得福爲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

子産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傳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盖律書以二尺四寸簡擧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褎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録其制一也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内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諗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桓之心（若璩按与論衡爲王氏所據 精矣）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

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匝、淮南子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文子作數集 注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俗語出於此

或以益為皋陶之子、列女傳皋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皋陶之子伯益也、李邕州碑云皐子贊禹 其出相秦、林少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羣與皐同

臧文仲聞六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使皋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

若璩按伯益為皋陶之子見魏高堂隆注呂氏春秋及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矣詳尚書古文疏證第五十八条

嫠不恤緯、齊女有禮、漆室女憂君、況委質為臣者乎、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魯監門之女嬰 莒婦投紡復其夫之讐 而不知有君與不恤緯者異矣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

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匝淮南子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文子作數集注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俗語出於此

或以益為臯陶之子列女傳睪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臯陶之子伯益也李邕為李思訓碑云睪子贊禹廿生相秦罼與卜年同林少頴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滅文仲聞六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使臯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列子夷堅聞而志之服虔注即庭堅也

嫠不恤緯齊女有禮漆室女憂君況委質為臣者乎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魯監門之女嬰莒婦投紡復其夫之讐而不知有君與不恤緯者異矣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晋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

皆見于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郯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見晉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黄而下如指諸掌鄭漁仲曰世本公子譜二書皆本左傳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积子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憲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若璩按周書寤儆解曰今朕寤有商驚予注云言夢為紂所伐故驚史記解王召左右戒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乃春秋說文寤畫見而夜夢也則莊公寤生者乃夢中所生解較直捷

注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見墮地未能開目視

黄池之會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兴晉争先名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曰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然則雒亦嚭之

若璩按何屺瞻有明道二年刊本國語正作王孫雒與二凡皆曰所引本同今流俗本只作雄

晉有四姬鄭子産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

皆見于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郯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見晉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黄而下如指諸掌鄭漁仲曰世本公子譜二書皆本左傳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积子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

黄池之會王孫雒(雄)曰必會而先之吳晉争先雒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吕氏春秋曰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然則雒亦嚭之流耳

晋有四姬鄭子産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傳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已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杞田之治僅及於佞小師保固如是乎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夏有典則商云成憲）

若璩按亦有說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六条

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或謂克已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已復禮為仁非指克已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輙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傳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杞田之治僅及於役小師保固如是乎

魯昭四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

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夏有典刑商云成憲周云舊章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

下主之注大夫稱主 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妻注大夫之妻稱主 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此大夫稱主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困學紀聞卷之六

中华古籍保护